

經歷那個掀開潘朵拉盒子的暑假後，回到僅僅離去二月的校園裡的少女開始不著痕跡地疏遠大部分的人。

這一年正好兄姐畢業了，也正好沒有舉行三巫鬥法大賽，沒有人注意到少女的異狀，直到翌年的秋天她偏離原定計劃提早退出球隊，才引起了家人還有金髮治療師的注意。

可惜已經來不及了，她在地上畫了一個無形的圈圈，縱然表面上依然是那副友善親切的微笑，內心卻已經無法相信任何圈圈以外的人們。



冬季的黑湖旁，北極狼從遠方定眼盯著樹下少女拆開包裹的身影，數年以來他一直希望盡可能地帶領她避免這個結果，沒想到最後還是失敗了。

狼的藍眼瞇了一下，忽然無視了霍格華茲禁止外人擅闖的規定，使用化獸的姿態在雪地上狂奔——

「啊啊啊啊啊啊啊——」

兩支染血的魔杖在白雪上異常的明顯，少女淡藍的眼瞪得大大，發出一聲此生從來沒有過的悲鳴。

碎雪被踢起形成薄薄的霧，快要與雪地融為一體的猛獸飛奔而至，毛茸茸的身軀恰好擋住搖搖欲墜的纖細身影落下的一刻。

修長骨感的手撿起地上的紙條和屬於她親人的魔杖，讓懷裡昏過去的少女躺在臂上，藏在鏡片後的銳利眼神用力盯著上面足以摧毀她本來就足夠脆弱心靈的文字。

治療師對此毫不意外，在他眼中那些自命不凡的「純血巫師」本來就是這樣的人，瞧不起自認為比自己低下的麻瓜、混血巫師，肆意控制、破壞他人的人生。

「你已經做得足夠好了，女孩。」疼惜地擦拭她臉上的淚痕，他公主抱起少女往城堡的方向走，

「錯的是執迷不悟要奪取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他們。」

將失去意識的人抱到醫療廂房後，治療師獨自走向校長室，擅自利用化獸身份擅闖校園的事需要向校方致歉，而且她也暫時需要被送回家靜養。

少女成為了第二位因心理因素被送回莊園的人，即使在父母和治療師的細心陪伴照料以及魔杖擁有者的及時聯絡下她很快振作起來重回校園，在女兒出事前一直只旁觀著的父親卻認為不能讓孩子們再這樣逐個倒下去了，先祖遺留下來的問題，不該由這群大多未成年的小巫師去承擔。

沒有一絲隱瞞地向妻子說出自己的打算，熱愛這份工作的他離開了任職多年的職場，徹底掌握了繼承後手中可用的力量和人脈，開始進行一些原本不該由他執行的計劃。

而發現自己的心理狀態無法承受治療師的壓力後，少女果斷地改變了志願、幾近放棄了超勞巫測，專注在麻瓜的高中考試上，選擇了跟醫療完全沒有關係的文學系，最後答應了混血治療師的求婚、定居在方便上學的英格蘭牛津郡——

少女在放棄當上治療師的同時，似乎也選擇了放棄身為希爾的自己。

就像她所不擅長的棋局一樣，只要沒發現走錯的一步，後面的每一步都將指引向錯誤的方向。

直到故事的最後，以「克萊兒·伽勒」這個名字在麻瓜社會生活多年的少女看著臉色蒼白躺在床上卻還是虛弱地對自己露出微笑的父親，終於明白這個道理。

明明是逃避一切責任的她該付出代價，卻由疼愛她的父親為她承擔了所有的後果，使身為家主的他主動破壞了永不對曾經的同族出手的不破誓。

「朵拉，」無力地虛握著妻子的手，縱然咒語和藥物可以暫時拖延死神的腳步，他仍然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撐不下去了，「抱歉，留下你一個——」話還沒來得及說完，男人的手往下墜落，睿智的藍眼再也沒有張開。

在眾人的悲痛驚呼中，獨獨缺少了少女的……只見她雙膝著地倒在地上，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只是呆愣地抬手觸碰自己的脖子，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在失去親人的那個雨夜裡，女巫也遺失了她的聲音。

---